

## 山野的国王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春末，我收到了一网兜新蚕豆。一看留下的字条，乐了。这个老盛，果然是一个老农诗人啊，他的字体往一边倾斜，还分段：

“蚕豆还没有长出黑嘴子 / 松鼠就来偷吃盛宴 / 荚果上的细绒毛扫着它的鼻子 / 松鼠一定被我种的蚕豆迷倒了……”

老盛是我 20 多年的同事，退休前两年，他在远郊荒山上租了一处废弃的水塔，开始耕读生活。中国人都有半耕半读的梦想，但很多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老盛却付诸行动，特意与村里签了 15 年合同，准备在水塔上层做一个玻璃房观景台，好让自己面对莽莽苍山读书。他还买回电动卷扬机，把它改造成能拽引重物上山的“电梯”，方便运送装修材料。

清理山上的垃圾与石头，运来腐殖土与肥料，改善荒山的土壤。过了大约一年，

老盛已经在山间种起菜蔬与十几棵杏树、樱桃树。果树开花时，老盛的水塔书房仿佛就像船的桅杆，浮漾在粉白色的浪头中。他亲自到地里扯了韭菜、掐了菜苔，又去鸡窝摸了鸡蛋，招待前来探访他的朋友，老盛说：“住得如此荒僻，从被油菜花田包围的地铁站钻出来，还要走半小时才能上山，能来的人，都是知己。”

耕读生活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。老盛的收获，被山里不招自来的野生动物们吃掉相当一部分。秋天的花生、山芋、土豆，招来了一小队昂首阔步的野猪，老盛观察到，那是野猪夫妻带着自己的头胎与二胎宝贝，有时，它们彼此亲密地翻滚嬉戏；春天，刚结出的蚕豆与豌豆，又招来了捧着豆荚啃噬的小松鼠。村民小组长上门统计老盛的损失，说要给他申请一定的补助，

老盛谢绝了：“这就不用了吧，野猪和松鼠吃剩的，我也一样能吃。”

除了野猪和松鼠，还有鸟，杏子由绿变黄时，鸟们就哗啦啦地来了，哪一只杏子甜，调皮的鸟就在上面啄一口。老盛说，若把这些刚啄破的果子摘下来，挖去啄破处，及时熬成杏子果酱，也就不算浪费了。

春夏之交，山野葱郁又辽阔，正在涂果酱的老盛，听见空中有鸟儿在欢叫，抬头望去，原来是一只白头鹤在杏树上来回跳跃，它的灰色背羽上，间错泛着橄榄绿色，头顶有一撮白色的羽毛，像是梳着帅酷的莫西干头。老盛遂赋诗：“白头鹤的叫唤 / 如老木门被敲响 / 此时我就是山野的国王。”

一个富足如国王的人，当然不会计较山野中的小生灵们，抢吃了他一把蚕豆和几只杏子的。



## 美丽的花儿

□ 崔立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“自行选择搭配，自行包扎，9.9 元一束花儿。”花摊边的小黑板上写着。

这个价格，能赚钱吗？我有点疑惑，但因为喜欢花儿，就挑了几支含苞待放的郁金香，捎带上一一些满天星。女摊主说，你这样搭配还是简单了。她帮忙加了另一种宽长叶片的植物，整束花显得更加别致。

我把花送给了母亲，又在她家坐了半小时。回来的路上又经过那家花店，见女摊主正在低头收拾，好奇心促使我问出了那个问题：9.9 元一束花儿，能赚钱吗？

女摊主抬头看向我，微笑说，我有一

个非常大的花圃，我喜欢种这些美丽的花儿，我也希望把这些美丽的花儿和喜欢她们的人一起分享。你可以猜一下，我今年几岁了？

我愣了一下，一般女人是最不愿别人说她岁数的，都忌讳这个话题。女摊主居然反其道而行？

我“鼓起勇气”推测：你大概 30 岁出头吧？

女摊主很快回答：五十有一了。

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女摊主，不敢相信她的话，我更相信她只有三十有一。

女摊主说，我喜欢一切美丽的事物。虽然花儿卖 9.9 元，不赚什么钱，却也不亏。

她和我说话，两只手并没闲着，三两下就从那些凌乱的花儿中，又配好了很漂亮的一束递给我，散发着醉人的清香。

这是送你的。女摊主表示。

我惊喜地接过，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你！

我能想象，这束漂亮的花，带给我的，一定不仅仅是满室的馨香，还有许多其它的美好感觉。

有一颗流星突然从夜空中划过，好美。

